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十九

□ 12
3110
19



門 012
3110
卷 19

左傳輯釋卷二十三

日南 安井衡 著

定公

安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經元年春王

杜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於六月故

安衡案王三月當連書而杜棟注於王下近失體

三月晉

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杜晉執人于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

安衡案稱人以執而名仲幾罪之

也據傳庚寅裁仲幾不受功士伯怒執之以歸是庚寅執之也長歷以庚寅為正月十六日昭三十二年十一月有己丑庚寅為己丑後六十日則長歷雖不中亦當不遠然則晉人執仲幾在正月而經書之三月者傳又云三月歸諸京師蓋晉人知以書三月也不言所歸者既曰執仲幾于京師於文不得又言歸諸京師然則執即歸歸即執言執足矣故不復言歸耳

之喪至自乾侯

杜告於廟

戊辰公即位

杜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記事之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杜公在外薨故八月乃葬

九月大雩

杜無

過安衡案蓋旱也傳不言旱也

立煬宮

杜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

冬十

月隕霜殺菽

杜無傳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

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

成周魏子泣政

杜泣臨也代天安顧炎武云此即上年南面之事而傳再註子大夫為政註書之者兩收而失刪其一也蓋周之正

月為晉之十一月而庚寅即己丑之明日士彌牟既已分役豈有遲之兩月而始哉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三旬而畢矣王引之云昭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與此為一事不應已見於前年冬十一月又見於是年正月也以經考之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書於昭三十二年冬不書於定元年春則狄泉之會實在前年而不在是年明甚晉語敬王十年劉文公與長弘欲城成周為之告晉敬王十年魯昭三十二年也下遂云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則狄泉之會實在昭三十二年正與春秋經合然則昭三十二年傳載狄泉之會於冬十一月為得其實而定元年傳元年春正月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年時與月皆失其實矣元年傳又云庚寅我昭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文數揣高卑度厚薄勿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己丑正在庚寅之前一日蓋十一月十四日令役十五日遂設板築也若以庚寅我為正月十六日事則豈有自十一月己丑令役歷兩月之久而始設板築者哉衡案昭三十二年傳及此傳載城成周之事其所會之地同其事與言亦同故顧以為一事兩收而王則證之經文參之國語斷然以此傳為失其實矣今詳考傳文三十二年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者特傳城成周

之令而已未即城也故傳云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令力呈反謂命之士彌牟營成周者營者表其位也既表其位因量度工役所須使諸侯大夫各知已所當築作歸率徒庸具材用再來京師以從事於工役也故下文承之曰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又曰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曰命未嘗一言及我築可見特以命城未即城也而三十二年經書城成周者仲孫何忌歸以晉命告廟時公薨于乾侯定公未立無所稟命以告廟為重故經從而書之既已書之矣一事不當再書故此年從與經不復書之此理之最易見者又何疑經不書於元年春哉凡周人言歲皆以夏正言昭公三十二年之十一月夏之九月定公元年之正月夏之十一月同在一年中故國語言是歲而幸昭以為定公元年其義精矣未足以為此傳失實之證也顧王皆以庚寅為己丑明日不知三十二年會於狄泉之大夫特聞徵會之命而來及既盟之後始知城成周徒庸未至材用未具而今日屬役賦丈明日即使之我慢令視成莫此為甚諸侯安能應其命哉且營成周據傳所載頗亦多端士彌牟雖才力絕倫恐非一日所能辦況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然後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亦當費一二日傳言己丑者特舉其始耳非謂一日了之而必謂以己丑明日裁其不通情勢亦甚矣二十五年傳稱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戎人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以此推之仲幾不致功乃宋國定論非一人私見也蓋仲幾受城周之命歸以告諸大夫諸大夫不可至此年春使仲幾再會于狄泉以防晉命故辨之疾持之堅且此三旬而畢果以昭三十二年十一月城之諸侯之大夫當以是冬歸國晉人安得至三月執仲幾于京師也傳又云齊高張後不從諸侯若係三十二年之事經當書齊人或沒其人不書而顯然書高張無所貶責抑又何說也庚寅在己丑後六十日諸侯之大夫受令以歸率役具材以來容此日數始能辨我益信庚寅為正月十六日非十一月十五日

也以此數事推之前年冬令之至此年春城之分明是兩事傳各從實而書之經則書令而不書事一書義既明也若夫魏舒兩奸位而衛彪偃兩議之死期已兆觸處皆見猶趙孟將死眾人皆知而議之不足怪也

衛彪偃杜衛大夫曰將建天子杜立天子而易

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

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杜簡子韓起孫不信也原壽過周大夫

而田於大陸焚焉杜禹貢大陸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火田并見燒也爾雅廣平曰陸還卒

於甯杜甯今脩武范獻子去其柏棹以其未復命而田也杜范獻子代

寅我杜我設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邠吾役也杜欲使三國代宋

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杜在僖二曰凡

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安衡案若仲幾曰

踐土固然杜固曰從舊薛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

正杜禹掌車服大夫奚仲遷于邳杜邳下仲虺居薛以為湯左

相杜仲幾奚仲之後若服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杜承奉仲幾

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杜言居周世不得為宋役

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杜言范獻子新為

之政曠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之屬皆是也韓不信新為卿代魏舒掌城

成周之事故云晉之從政者新政謂城周之事非國政也若指范獻子獻子時在國

不得言歸視杜諸故府矣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杜求故仲幾曰縱子忘之

山川鬼神其忘諸乎杜山川鬼神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

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杜開寵過分則必以仲幾為

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杜知以歸不可故

左傳卷之二十三

則執之蓋在正月矣而經言之三月者張晉以歸且以正仲幾之罪也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齊高

張後不從諸侯杜後期不及安衡案昭三十二年狄泉之會經書高張是

侯以此推之往年令役而今年就功益明以顧王之張未嘗後期也而此傳云高張後不從諸精於稽古不能據此傳以定兩會之各為一事何也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

高張皆將不免杜叔寬女葺叔違天高子違人杜天既厭周德葺

所為不可好也杜為哀三年周人殺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

乾侯杜成子叔孫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

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杜衆事皆諄子家子不見叔

孫易幾而哭杜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安衡案幾與期通詩云卜爾百福如幾

君以出杜出時成子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杜言未受昭公之命

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

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杜二子始謀若

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杜宋昭公凡從君出而可以入

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

願也使不敢以告杜不敢叔孫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

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杜貌出謂以義

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杜君昭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

壞墮公子宋先入安衡案蓋叔孫傳季氏從公者皆自壞墮反杜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杜諸侯薨五日而殯殯

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杜闕魯羣公墓所在也

榮加馬鷩曰生不

其兆域不使安正義闕是先公葬地春秋言氏猶言家故

與先君同註謂公之墓地為公氏言是公死之家宅也

公喪至五日殯於宮定公乃即位

無實安衡案貌猶禮也貌出謂禮寇而出者行可也杜與季氏為寇

怨註公以出無忠誠之心者從公者皆自壞墮反杜

出安衡案蓋叔孫傳季氏從公者皆自壞墮反杜

公喪至五日殯於宮定公乃即位

其兆域不使安正義闕是先公葬地春秋言氏猶言家故

與先君同註謂公之墓地為公氏言是公死之家宅也

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

杜駕魯大夫榮成伯也旌章也

安衡案駕本或作駕錢大昕云依正文當用鴟假

借同音則駕亦通也阮元云作駕與葉抄釋文合按說文無鴟字今從石經淳熙本岳本旌表也自表明不忠

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

杜為惡

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

安衡案言自信惡君之

跡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

墓

杜明臣無貶

安衡案魯侯墓兆之外溝而限之季氏欲葬昭公於兆中而溝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杜煬公者煬公伯禽之子也魯先公多矣必禱于

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杜簡公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杜無傳雉門公宮

也天火

秋楚人伐吳

杜誘以敗軍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杜雉門公宮

也天火

傳無

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杜傳言棄親用

楚

杜桐小國廬江舒

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

杜舒鳩楚

曰以師臨

我

杜使以師臨吳

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

杜吳伐桐也偽若畏楚師之

媚者也欲使楚不忌

安衡案曰以下吳子命舒鳩氏之言非使舒鳩氏誘楚之詞

吳所謂多方以誤之

註或解我為舒鳩自我是以曰以下為舒鳩誘楚之詞不與

下囊瓦伐吳

註或解我為舒鳩自我是以曰以下為舒鳩誘楚之詞不與

相應非也

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

杜從舒

吳人見舟于豫章

而潛師于巢

杜實欲以

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

杜擊楚

之

杜楚不

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杜擊楚

柰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

杜射姑柰大

閻乞肉焉奪之

杜射姑柰大

杖以敲之

杜奪閻杖以敲閻頭也

卷之二十三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杜無安正義三傳皆無其說不

經朝見辭失所不諱罪己賈雖為此解於傳無文不可從故杜不言杜再同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杜六月乃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杜拔地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杜門上安衡案四方而高曰臺門

即觀臺也禮天子諸侯臺門門左右地高架屋於其上謂之臺門兩觀起

於上故又名觀臺僖五年公遂登觀臺以望而書是也互詳於僖五年臨廷閣

以餅水沃廷安衡案廷朝也諸侯三門唯雉門有觀臺邾子望見之怒

閻曰夷射姑旋焉杜旋小命執之杜見其不絮弗得滋怒自投

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杜廢隋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杜欲藏

人敗晉師于平中杜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杜為五年士鞅

冬盟于邾杜邾即脩邾好也杜公即位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

杜佩佩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

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

子常欲之杜成公唐惠侯之安正義爽或作霜賈逵云色如霜統馬融說肅

奇云當用賈逵注載見正義漢注多舊典遺言杜預

盡去之而益以臆說正義所載者千百之十一而已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

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

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杜竊馬者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

身杜隱憂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杜相助也夫人

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

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

也杜言楚所以禮遣蔡明日禮不畢將死杜遺蔡侯蔡侯歸及漢

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杜自誓言若復渡漢

杜當受禍明如大川

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杜為明年會

召陵張本

經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杜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癸巳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

杜以癸巳為正月七日者古法置閏於歲終而杜改置之此年十月是以違一月耳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

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杜於召陵先行會禮夏四月庚辰蔡

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葬陳惠公杜無傳許遷于容城杜無傳秋七月公至自會杜無傳六月

卒杜無傳即劉蚩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則天王為告同盟故不具爵葬杞悼公杜無傳楚人圍蔡杜無傳劉卷

也故也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杜無傳孔圉孔羈葬劉文公杜無傳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杜

師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吳為蔡討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死難罪賤之柏舉楚地昭三十一年傳曰

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其入郢今以十一月者并數閏安正義長歷推此年閏十月庚辰又是十一月二十九

辛亥朔據此上推大小相間此年十二月晦為辛亥庚辰在辛亥前三十日則庚辰十一月晦也及云者追及前人也庚辰為十一月晦則亦是追及十二月故云六年

及此月也史墨之言不違毫厘杜解及此月為十二月所以費解也楚囊瓦出奔鄭杜惡之庚辰吳入郢

杜弗地曰入吳不安正義公羊穀梁以為吳於戰稱子為其憂中國故進而稱行故賤而稱吳左氏無此義故杜顯而異之衡案傳云庚辰吳入郢舉經文也以班

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釋經所以不稱爵也左氏義與公穀同但其釋經例以序事故杜孔不曉耳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杜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

命以討楚之久留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

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

不服

杜中山

棄盟取怨無損於楚

杜晉楚同盟伐之為取怨

而失中山不如

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

杜晉敗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

祇取勤

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

杜析羽為旄王者遊車之

羽旄

借安正義計羽旄所用其費無多晉人自應有之而襄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旄於齊此又假羽旄於鄭者或當制作巧異故聞而借觀之衡案羽旄

唯見於此及襄二十五年傳他書無所見而晉人皆假之則其制必有異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注云綏當為綏讀如冠冕之類有虞氏當言綏夏心氏當言

旂此蓋錯誤也綏為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疏云但注旄竿首未有旒繆此下文云明日或旆以會旆即旒也無旒蓋亦無繆然則羽旄微有虞氏之綏為之唯注

羽旄於竿首不施旒繆故名羽旄與當時旄牛尾希少而其制又奇古故借觀之孟

子羽旄之美與管籥之音對言管籥二物則羽旄亦二物猶言旌旗與此為一物之名者別周禮春官司常旂車載旌杜解羽旄為旌故云王者遊

會

杜或賤者也繼旒曰旆令賤人

晉於是乎失諸侯

杜傳言晉無禮

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

杜子行敬子

曰會同難

杜難得

煩言莫之治也

杜噴至也煩

安陸釁云管子噴室之議房玄齡云謂議論者言語謹噴荀子噴然而不類楊倞曰噴

爭言也此噴有煩言若曰噴然有煩亂忿爭之言耳

其使祝佗從

杜祝佗大

安阮元云詩下泉正義

引傳並作祝鮒衡案佗字子魚舊本從魚是也

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

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

杜共二

徼大罪也且夫祝

社稷之常隸也

杜隸賤

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

杜社稷

國安正義劉炫以社稷動謂軍行衡案下文云遷君以軍行被社稷祝奉以從劉說是也

君以軍行被社稷鼓

杜

師出先有事被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鼙為響鼓

祝奉以從

杜奉社

於是乎出竟若嘉

好之事

杜謂朝

君行師從

杜二千五

卿行旅從

杜五百

臣無事

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於衛

杜欲令蔡

衛侯使祝佗

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

信蔡叔康叔之兄也

杜蔡叔周公兄

安正義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

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如彼文則蔡叔周公弟也今以蔡叔為周公兄者以僖二十四年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

上明以長幼為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故杜從之衡案長弘欲以始祖長幼序國蔡叔果周公之兄當長蔡於魯而今獨長於衛則未嘗以蔡叔為周公兄也富辰先言管蔡後言魯衛者蓋管蔡一類魯衛亦一類周人語古者恒並稱之故富辰亦先言管蔡耳非以蔡叔為周公兄也先衛不亦可乎

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

於周為睦杜尹正於周為睦杜睦親

德見親厚厚也以盛德見親厚分魯公以大路旂杜魯公伯禽也此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為旂周禮同姓以封

后氏之璜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杜封父古諸侯也安惠棟云鄭康成荀卿子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馬宗璉云宰相世系云封氏出自姜姓至夏后氏之世封氏列為諸侯汴州封丘有封父亭即封父所都高誘曰繁弱良弓所出地也

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

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杜醜衆以法

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杜即就也使六族就是使之職事于魯杜共

以昭周公之明德杜昭顯分之土田陪敦杜陪增

職事安衡案職主也

也敦安釋文陪本亦作倍陳樹華云說文培字注云培敦土田山川也从土音聲厚也說文陪作培則敦亦當讀為墩平地有堆曰墩培小阜也故傳與土田對舉耳

祝宗卜史杜大祝宗人卜史凡四官備物杜大祝宗人卜史凡四官

典策杜典策春秋官司彝器杜官司百官也

官司彝器杜官司百官也安正義官司彝器謂百官常用之

因商奄之民杜商奄則商奄各自為國奄則此奄是也馬

宗璉云案郡國志魯國是曲阜本商奄之民所居淮夷近魯鄭書序注云奄在淮夷之旁即商奄在魯國之證奄本殷諸侯故曰商奄說文邾國在魯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衡案奄馬說是也但言奄本殷諸侯故曰商奄則未是不期會孟津者八百皆本殷諸侯亦可皆冠以商邾不思甚矣今案魯西與衛鄰衛未必盡得

對畿內之地則魯國西境亦得對畿內之地下

命以伯禽杜伯禽周公世子

文云皆啓以商政以此故言因商奄之民耳

會之國故皆安正義劉炫云伯禽猶下命以康誥是伯禽為命書似書序穆王命

以付伯禽安正義劉炫云伯禽猶下命以康誥是伯禽為命書似書序穆王命

唐誥百篇不載封伯禽事列見洛誥唐叔有歸禾故皆不載也而封於少皞之虛杜少皞曲阜也分康叔

杜康叔衛之祖以大路少帛績棧旃旌杜少帛雜帛也績棧大赤取漆草名也通帛為旃析羽為旌

正義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大赤是通帛知少帛是雜帛也舊是漆赤之草棧即旆也阮元云說文績赤繒也是績為正字王引之云少帛蓋即小白逸周書克殷篇縣諸小白孔晁注曰小白旗名齊桓公名小白蓋以旗為名少與小白與白古字並通

衡案密須之鼓文王伐密所獲以此例之小白必武王所縣紂頭王讀少帛為小白

是大呂杜鍾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

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甫田之北竟杜畛塗所經也略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名

安正義周禮遂人曰十夫有溝廣深四尺溝上有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

職杜有閭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杜為湯沐邑王東巡守

以助祭泰山安馬宗理云詩相土烈烈鄭箋云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陶叔授

民杜陶叔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杜康誥周書殷皆啓以商政疆

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竹書紀年相土遷商丘是東都即商丘也

以周索杜皆魯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皆魯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

高政以此推之魯得紂畿內之地益明疆杜訓疆理然則下文疆以戎索亦以戎法疆理土地邪恐非聖人以夏變夷之道竊謂疆謂為之封疆殷封諸侯公侯皆方百里但以理勢言之舊諸侯無功者不可盡增其地姑仍舊制其懿親元功新封者則皆以周法疆以周索蓋謂此也唯然故子產孟子論諸侯之地皆曰方百里蓋以殷法言之也祝鮀欲明其尚德故曰疆以周索戎地多荒少墾以封諸侯疆土不得不廣故又建一法以均穀土謂之戎索是以邊遠

之國其地必廣此雖無據亦理之可推者也

分唐叔杜唐叔晉以大路

密須之鼓杜密須國名闕鞏杜甲名沽洗杜鍾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杜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安正義懷姓居在晉地而不言殷民知是唐之

有九族也劉炫云職主也正長也主官事者有五長分五宗為五官使主之此九宗蓋宗有一人數少者當宗不足立官并之為五使五官領九宗或以為於懷姓之內

立五正使分主九宗衡案隱六年傳曰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是五正九宗之長蓋懷姓世置五長以分治之成王不獨分九宗并其官賜之故曰職官五正

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杜唐誥誥命篇名也夏虛啓以夏政杜亦

夏風俗開疆以戎索杜大夏今大原晉陽也啓以夏政杜亦

用其政杜中國同故自以戎法安衡案狄之曠莫萊多而田少

左傳詳釋

邊竟之國其土必大於爵成王封

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

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

啓商基間王室

杜基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

安王引之云基之言基基

室也爾雅曰基謀也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雒鄭注以基為謀是也廣

韻基教也一曰謀也訓基為教本於宣十二年傳楚人基之脫高注訓基為謀疑即

此傳舊注也玉篇謀謀也廣韻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杜周公稱王

叔蔡安釋文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

杜與蔡叔車

徒而於之其子蔡仲

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

杜為周見諸王而命之以蔡

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空

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

杜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

安正義

云聃季載杜云毛叔聃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別

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為說陸榮云逸周書及史記皆云毛叔名鄭此作聃誤也且

聃季是毛叔象何容乃取兄名為封國之號斯必不然矣陶淵明集聖賢羣輔錄作

毛叔圍李淳云杜蓋據禧二十四年文昭之名以為此皆大姒子也然案書顧命有

曹叔無毛叔以無官之說案之則史記為長蓋無官者不為王朝之官也杜謂曹與

周公異母者以上言五叔無官下又獨提曹說也不知上言五

叔乃有官無官之異下言伯甸乃封爵尊卑之異豈相妨乎曹文之昭也杜

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

其母弟也猶先蔡杜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霸主以其載書云

王若曰晉重杜文魯申杜信

杜公衛武杜叔

蔡甲午杜莊

鄭捷杜

齊潘杜昭宋王臣杜成

莒期杜武

藏杜在周

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杜略道安衡案略界也故云復此

時之人以為違天祝鮀鋪張而言之故云欲復文武之境也而不正其德將如

之何襄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及自召陵

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註杜昭

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教禮

無驕能註杜驕人能無復怒註杜復重無謀非德註杜非所無犯非義註杜

傳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

為沈故圍蔡伍負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註杜昭二

伯氏之族出註杜卻宛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

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

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註杜唐侯不書兵舍舟于淮汭註杜

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與楚夾漢註杜豫章漢東左司馬戌謂子常

曰子公漢而與之上下註杜公緣也緣漢上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

註杜以方城外入還塞大隊直轅冥阨註杜三者漢東註安惠棟云冥阨九

在楚史記蘇秦傳云塞鄢郢徐廣曰鄢江夏鄢縣棟謂鄢郢即冥阨也墨子非攻篇曰吳闔閭次注林出於冥阨之徑戰於柏舉中楚國而朝當子常不順司馬之計濟漢轉戰至於柏舉其時吳既出隘而西楚事不可為矣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

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註杜黑楚武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註杜

器用軍不可久也不如速戰註安衡案體氣透革則柔軟史皇謂子常楚

人惡子而好司馬註杜史皇楚大夫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

入註杜城口三隘安註安衡案三隘道蓋在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

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註杜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三戰

子常知不可欲奔註杜知吳不史皇曰安求其事註杜求知難而逃

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註杜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安註安衡案

舉註杜經所以書戰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註杜

瓦子 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

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

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

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杜以戰安衡案知勸子常

之非故死杜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註背司馬而速戰

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

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

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滋五戰及郢杜奔食食者走不安正義傳例

林堯叟云楚走不暇食故吳人食其食而又從之陸祭云清發之戰半濟而擊之則

亦非皆陳而戰矣何得數之為五也蓋自小別至大別三戰自柏舉至此又五戰則

雍滋亦在其數但傳文高簡舉其大略耳衡案林讀奔字句絕是也為如殺雞為黍

之為為食謂炊飯楚人炊飯正熟而吳人追及之楚人駭不食而奔故吳人食其飯

而又從之也皆陳曰戰經例也傳自為文則凡兵令皆謂之戰矣三戰數往故曰濟

漢而陳自小別至大別三戰其戰不足記故特舉其數以示破竹之勢耳五戰數來

故曰五戰至郢然則此五戰在雍滋之後其戰不足記故傳亦以五戰總之也杜陸皆非

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

以出涉睢杜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安釋文世族譜季芊畀我皆平王

七餘及顧炎武云下文但言季芊知非二人衡案季其輩行因為字芊楚姓季芊

猶言伯姬叔姬畀我別是一人下文但言季芊者畀我無事可記世族譜以為二人

是也季芊云鍾建負我以一負之故必欲適之其負可知矣女子二十雖未許嫁亦

笄而字蓋季芊年二十無嫁端故笄而字耳非許嫁而夫死也正義云夫死而改適

鍾建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杜燒火燧繫象尾

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杜以尊卑班次安林堯叟云以尊卑班

山處令尹之宮杜王子山吳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

之杜入令尹宮也言吳無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杜息汝南新息也敗

吳師于雍滋傷杜司馬先敗吳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杜

司馬嘗在吳為闔廬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

馬曰我實失子可哉杜失不知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

單布裳剽而裹之

杜司馬已死

安衡案司馬云吾不可用也已。是尚未死。註也。唯尚未死。故布裳於前而剽之。首墜

裳上乃從而裹之也。若已死。必仆在地上。當剽而裹之。不必先布裳於地。此亦可以見其未死矣。未死而剽之者。司馬重傷。不可用。恐其為敵所獲。故剽之耳。

其身而以其首免

杜傳言司馬

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

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

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

奔鄭。鍾建負季芊以從

杜鍾建楚大夫

由于徐蘇而從

杜以背受戈。故註當時悶絕

鄭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

辛蔓成然之子。鬪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

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

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

者能之。

杜詩大雅。言仲山。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

宗廢祀。非孝也。

杜弑君罪。應滅宗。

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

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

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

杜竄匿也 周室

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弊天衷。

杜弊成也

安陸祭云。僖二十八年。皆弊

王室注。弊助也。衡案。弊說文作狀。云。喉犬厲之也。集韻訓勸勉是也。

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

在公宮之北

杜隨公

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

杜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也

逃王

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

隨之。辟小而密。通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

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

杜一人

若鳩楚。竟敢不

聽命。吳人乃退

杜鳩安集也

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

杜

要言無以楚王與。吳并欲脫子期。

安衡案。鑪本或作鑪。今從足利本。石經

王使見

杜王喜其意。欲引見之。以註比王臣。且欲使盟隨人。

辭曰。不敢以約為利

杜

此約謂要言也。此一時之事。非為德舉。故辭不敢見。亦不肯為盟主。

安陸祭云。此約

約義同。謂不敢乘君父困約之時。以為利也。衡案。辭辭見王也。曰以下自述其辭見之意。陸解約為困約是也。杜以曰以下為辭見之詞。故解上句云。欲使盟隨人。解此

句云亦不肯為盟主然傳直言使見而已未嘗及盟約蓋杜見下文言盟謂鑣金辭盟乃使子期盟不知割子期之心特取其血而已至盟王自為之不始使臣下盟也

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杜當心前割取血初伍負與申包胥

友杜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杜復報安衡案

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安衡案戰國策說此事曰昔

鄧芬冒勃蘇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蹶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書

以荐食上國杜若數也言吳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

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杜吳有楚則

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杜與吳共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

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杜撫存安衡案靈秦伯使辭焉曰寡人

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杜

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杜詩秦風取其王

九頓首而坐杜無衣三章秦師乃出杜為明年包胥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杜無夏歸粟于蔡杜蔡為

於越入吳杜於發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

叔孫不敢卒杜無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杜因楚亂也終夏歸粟于蔡以周亟

於無資杜亟急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季平子行東野杜東野

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璜璫斂杜璜璫美玉安正義案

邑

左傳

卷之二十三

左傳

卷之二十三

與璠魯之寶玉璠璠是一玉惠棟云案說文孔子曰美哉璠璠遠而望之與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事勝明是兩玉正義非也 仲梁懷

弗與註杜懷亦李氏家臣 曰改步改玉註杜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璠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璠璠

安陸祭云周語晉文公請隧王弗許曰改行改玉韋昭云佩玉所以節行步君臣此意若曰季孫人臣未改君步則不宜改玉矣 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

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註杜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洩也為君不欲使懼 既葬桓子行東

野註杜桓子意如子季孫斯 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

懷仲梁懷弗敬註杜懷時從桓子行輕慢子洩 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註杜行

懷也為下陽虎囚桓子起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

註杜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 子蒲曰吾未知吳道註杜道猶法術 使楚人先與吳人

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註杜稷沂皆楚地 吳人獲遂射於柏

舉註杜遂射楚大夫 其子帥奔徒註杜奔徒楚散卒 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

註杜楚 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註杜從吳伐楚故 九月夫槩王歸自立

也以與王戰而敗註杜自立為吳王號夫槩 奔楚為堂谿氏註杜傳祭安惠棟

符云堂谿谿名在西平司馬彪郡國志云汝南吳房有堂谿亭廣韻引作棠古字通 吳師敗楚師于雍滋秦師又敗

吳師吳師居麋註杜麋地名 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

能收又焚之不可註杜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言不可并焚 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

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註杜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 豈憚焚之註安衡案言死者可歆祀豈憚見焚哉

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婿之谿註杜楚地名 吳師大敗吳子

乃歸囚闔輿罷闔輿請先遂逃歸註杜輿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唯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所

以不 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註杜諸梁司馬沈

公子高也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棄母而歸 葉公終不正視註杜不義

母在吳是諸梁為沈尹戌子審矣王符潛夫論以諸梁為戌之第三弟高誘以沈諸梁為葉公子高之父皆不若傳文足據元凱注為精確矣 衡案沈尹戌初臣闔廬其

妻蓋吳女故吳之入楚其親擊之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

以歸而後臧從之耳非倖囚也

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

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陽虎

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

藐季氏族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

皆奔齊

關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

不讓則不和不可以遠

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

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

於成臼

不與王

舟及寧王欲殺之

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

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

王賞鬬辛主孫由于

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

曰請舍懷也

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

安陸祭云尋傳所記鬬懷但有弑君之謀曾無從王之績昭王此意當是以其兄

殺王也衡案陸馬是也但懷之欲殺王意在報父讎非謀奪其國昭王所以滅怨也

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

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

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

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

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

不能王過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

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晉士鞅圍鮮虞

於麋

也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偽為王

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

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

於麋

復國有賢臣也

報觀虎之敗也

杜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杜游速大叔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杜無傳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杜安

惠棟云賈逵曰公羊曰仲孫何忌公羊疏云賈經無何字案下經云仲孫何忌當無何字衡案仲孫何忌昭三十二年始見於經自是厥後定三年八年十年十二年哀元年二年三年六年十四年皆書何忌唯此下經無何字故杜彼注以為闕文是也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黎

杜稱行

冬城中城

杜無傳公為晉侵鄭故懼而城之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杜

無傳何忌不言何史闕文鄆貳於齊故圍之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

晉靡也

杜晉靡周地也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為之伐

往不假道於衛

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

杜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鄰國

舍於

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

杜彌子瑕衛嬖大夫

公叔文子老矣

杜文子公叔

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

鼎

杜衛文公之鼎

成之昭兆

杜實

定之鞶鑑

杜鞶帶而以鏡為飾也今西方羗胡猶然古之遺

服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

以為之質

杜為質求納魯昭公

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

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

杜大如文

唯周公康叔為相睦

待之若何乃止

杜止魯師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

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

杜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晉

晉人兼享之

杜賤魯故不復兩設禮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

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

杜稱先君以微其言若欲使晉必厚待之

安邵寶云孟孫何為而遽誓哉見虎有不容之勢焉有不可言之惡焉而已有不得已之情焉欲晉君臣於

言外得之而預圖所以待之也凡誓辭曰有如日有如河有如先君云者若謂苟不如此將如何河何如先君何若謂其神聽之必降之禍也此所謂強為之請以取入焉者也顧炎武云恐晉陰厚之故為此言衡案范鞅賄孟孫恐其取貨於虎而助之故言虎必不容於魯以預防之耳其言若厚虎實欲使鞅知魯人患苦之若厚之將取其怨也故獻子曰魯人患陽虎矣有如先君者凡盟誓之言必質之鬼神質之日者曰有如日質之河者曰有如河質之先君者曰有如先君言若背所盟誓其神罰之如所質也此未必質諸先君然已為盟誓之套語言有如先君其意自通也邵釋如為如何非

使其人杜擇得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

知其覺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杜欲令晉人聞虎當逃走故強設請託之辭

四日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杜終纍闔廬子夫差兄舟師水戰

獲潘子臣小惟子杜二子楚舟師之帥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

于繁陽杜陵師安正義南人謂陸為陵此時猶然阮元云襄四年傳作惟姑依今本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杜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

其政以定楚國杜傳言楚賴子西以安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

以作亂于周杜儋翩子朝餘黨鄭於是乎伐馮滑昏靡負黍狐人闕外

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杜以與公言告之陳寅曰必使子

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

而行吾室亦不亡杜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

揚楯六十於簡子杜揚楯名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

有納焉以揚楯賈禍弗可為也已杜知范氏必怨將得禍然子死晉國子

孫必得志於宋杜以其為國死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

三專畢譯

卷之二十三

九

杜鄭伐周六邑在魯伐鄭取匡前於此見

杜鄭者為成周起也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

杜為下天王出居姑稽起

杜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

杜溷樂祁子也見於君立以為後

杜知范氏必怨將得禍

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杜獻子怒祁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杜怒祁

父之衢杜傳言三桓微陪臣專政安馬宗璉云禮記正義云魯之外朝在庫

門外曰庫門中曰雉門內曰路門又三朝燕朝在路門內治朝在雉門內外朝在庫

門內周禮小宗伯職右社稷左宗廟鄭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周社即魯社以

下言亳社故謂之周社耳閔二年傳成季之將生也卜楚丘之父卜之曰聞於兩社

為公室輔兩社謂周社亳社則二社皆在庫門內特分東西而已凡國有大事諮於

國人致之外朝亳社在外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猶杜姑猶周地辟僭

之亂也杜為明年單劉逆王起經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杜地齊人執

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杜稱行人非使人之罪齊侯衛侯盟于沙杜結叛

雩杜無傳大雩杜無傳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杜夏國九月大

冬十月

傳七年春二月周僖翩入于儀栗以叛杜儀栗周邑齊人歸鄆陽關

陽虎居之以為政杜鄆陽關皆魯邑中貳於齊夏四月單武公杜穆

劉桓公杜文公敗尹氏于窮谷杜尹氏復黨僖秋齊侯鄭伯盟

于鹹徵會于衛杜徵召衛侯欲叛晉杜屬齊諸大夫不可使北

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杜欲以齊師齊侯從之

乃盟于瑣杜瑣即沙也為明年齊國夏伐我杜齊叛陽虎御季桓

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杜處父孟氏家臣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

隨伏而待之杜隨毀其軍以誘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杜而女

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杜苦夷季氏家不待有

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杜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冬十一月戊午

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註杜慶氏守姑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

王城註杜己巳十二月五日有日無月館于公族黨氏註杜黨氏周大夫而後朝于莊宮

註杜莊王廟也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註杜報前年伐我西鄙公至自侵齊註杜無傳四年二月

公侵齊註杜未得志故三月公至自侵齊註杜無傳曹伯露卒註杜無傳四年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註杜瓦衛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東郡燕縣東北有

亭公至自瓦註杜無傳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註杜無傳四年晉士鞅

帥師侵鄭遂侵衛註杜兩事故葬曹靖公註杜無傳九月葬陳懷公

註杜無傳三月而葬速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

濮註杜無傳結叛晉從祀先公註杜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三公盜竊

寶玉大弓註杜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安衛案論語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

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孟子引而釋之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闚其亡也而往拜之由此推之陽虎時為大夫非季氏家臣也而此經書盜者非卿經不書名但他國之臣以地來奔者雖非卿亦書名重地也周室分器貴與地同虎不書名者蓋內外異詞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註杜攻其門士皆坐列註杜言無

曰顏高之弓六鈞註杜顏高魯人三十斤為鈞六鈞百安惠棟云坐謂坐作

案觀下文所述魯軍無紀律甚則坐列謂安坐排列注云無鬪志是也古稱與晉稱同當周階以下三分之一六鈞雖非強弓亦未為弱魯兵孱弱故以為異強而傳觀

之傳記之者見其不足用也通觀下文所載其意可見矣杜不知傳意所在求其記而不得乃云古稱重矣矣皆取而傳觀之陽州

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註杜子鉏齊人

註安衛案顏高正爭弓偃且射子鉏中頰殪註杜子鉏安衛案偃仰臥也

註故曰偃且射顏息射人中眉註杜顏息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註杜

註以自安鄭玄云志意所擬度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註杜猛魯人其

左傳卷之二十三

兄會乃呼曰猛也殿杜言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二月己丑單

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杜討儋翩之黨穀城在河南縣西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

伐孟以定王室杜傳終王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

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

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杜執樂祁獻子私謂子梁

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杜樂溷

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杜待

樂祁歸卒于大行杜大行晉東南山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

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杜州晉地為明年宋公使樂大心如晉張本公侵齊攻廩丘之

郭杜郭郭郭主人焚衝杜衝戰安釋文衝昌容反說文作輶云陷陳車也惠

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衝案馬首前於轅端轅端雖著大鐵不可

濡馬褐以救之杜馬褐遂毀之杜毀主人出師奔杜攻郭人少

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杜陽州之役猛先歸猛逐之

顧而無繼偽顛杜逐廩丘人虎曰盡客氣也杜言皆客苦越生子將

待事而名之杜苦越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杜欲自比夏

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杜報上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杜救不

公會晉師于瓦杜師已去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

魯於是始尚羔杜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禮卿執羔大

史略安正義魯則同之蓋命卿與大夫俱執鴈於是方始尚羔令卿執之記禮廢

之註之久也劉炫云案宣元年會晉師于柴林伐鄭杜云趙盾稱師取於師會

故稱師何知此非亦以師會故稱師而云禮不敵公略稱師爭衡案卿執羔禮有明

文魯人何不知蓋魯人從禮凡為卿者皆執羔晉則唯正卿執羔魯人以其為霸主

遂棄禮從之傳記禮所由廢耳杜自瓦還就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杜衛地盟趙

非謂其復正也會師劉說得之

簡子曰：君臣誰敢盟衛君者？註：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推辱之。涉佗成何曰：我

能盟之。註：二子音大夫。衛人請執牛耳。註：盟禮尊者，牛耳，主。次盟者，衛侯。

之。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註：言衛小，可比晉縣。諸侯禮，不得從。將執涉

佗，援衛侯之手，及挽。註：挽，擠也。血至挽也。安陸祭云：趙子常云：傳不言見，無杜說甚。

挽，今案字書，援一作捩，持頭髮也。碎，早，捩持之意。按義亦當然耳。衛案說文，援推也。手後曰挽，儀禮及史傳作擊及挽，承將軟而言之。凡盟盛血於盤，掬而軟之，衛侯將

軟，涉佗推其手向盤，盤血及挽，言推之強也。言軟，有血可知，故傳不言血。杜注得之。趙云：傳不言見血，是以杜注為涉佗傷衛侯，不知軟必有血。杜謂是血耳，戴訓按為

捉持，捉持衛侯之手，本是非禮，何必待及挽而後始為辱衛侯哉？二人皆不知軟法，故益出益謬，而後儒多從其說，可怪矣。衛侯怒，王孫賈

趨進，曰：盟以信禮也。註：信，猶明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

受此盟也。註：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衛侯欲叛晉，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

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註：詬，恥也。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

嗣，寡人從焉。註：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安顧炎武云：寡人，從焉，言事之。大夫曰：是衛之

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

為質。註：為質，安衡案，翻宋經注本，而子下有厚字，石經以下俱無。靈公之子，見於晉，註於史傳者，蒯賸、公子郢、公子起、公子黔，未聞有名厚者，蓋衍文耳。

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縲以從

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

註：欲以激怒國人。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註：有期。公朝國人

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

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

請改盟，弗許。註：安衡案，仲尼曰：王孫賈治軍旅，此亦可以見其有方略矣。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

鄭，圍蟲牢，報伊闕也。註：桓公，周卿士，不書，監師不親侵也。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為周報之。遂侵衛。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註：魯為晉討衛。季寤，註：季桓子之弟。公鉏極，註：公彌孫

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

桓子，註：桓子，族子。公山不狃，註：杜，費宰。

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

桓子，註：桓子，族子。公山不狃，註：杜，費宰。

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

桓子，註：桓子，族子。公山不狃，註：杜，費宰。

氏

杜註：輒，叔孫氏之庶子。

叔仲志不得志於魯

杜註：志，叔孫帶之孫，皆為國人所薄。

安衡案：孫當作仲姑，依

本

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

杜註：子桓，以叔

孫輒更叔孫氏

杜註：代武叔。

已更孟氏

杜註：陽虎自代懿子。

冬十月，順祀先公

而祈焉

杜註：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

辛卯，禘于僖公

杜註：辛卯，十月二日，不於大廟，於僖廟行順祀。

于僖廟行順祀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

戒都車，曰：癸巳至

都邑之兵車也

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叔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一家

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

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

孟孫以壬辰為期

杜註：處父期以兵救孟氏，壬辰先癸巳一日。

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

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

杜註：越，陽虎從弟。

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

杜註：咋，暫也。

安錢大昕云：孟子今人乍見孺子，趙岐訓乍為暫，乍暫聲相近，疑傳注皆無口旁，後人妄增，深履繩云，咋字經典罕見，左傳果有此字，五經文字何以不收也？阮元云：咋謂石經初刻作乍，後加口旁，衡案：咋杜訓暫，即傳不作乍，亦讀咋為乍矣，然暫謂於義未切，竊謂咋噉也，噉骨者其口微開，季孫恐其言痛

洩不敢開口大聲，其狀若噉骨然，故言咋謂與

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

杜註：欲使林楚

免己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

安正義言：女今不良，反以是殺我之事，繼續之，衡案是如是月是，其先人之良，季孫命以良繼祖，故林楚對曰：臣聞命後，如疏說，是詰責之，安得言臣聞命後哉？

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

桓子曰：何後之有

杜註：後猶晚也。

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

杜註：言必往。

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

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偽築室於門外，因得乘眾，公期孟氏支子。

林楚怒馬及衢而騁

杜註：騁，馳也。

陽越射

之不中，築者闔門

杜註：季孫既得入，乃閉門。

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

公與武叔

杜註：武叔，叔孫不取之子，州仇也。

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

門入

杜註：魯東城之北門。

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

杜註：棘，城

名地，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

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

追余杜徵召也陽虎召季氏於蒲圃將欲殺之今得脫必喜故言喜於召我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

喜於免徵死不言免者疾言之意與言免同安衡案上文林楚云陽虎為政魯國則

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杜畏陽陽欲殺桓子杜欲因

孟孫懼而歸之杜不取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杜亂討

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杜叛不書鄭駟歆嗣子大叔為政杜駟歆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杜無傳四年得寶玉

大弓杜弓玉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為榮六月葬鄭獻公杜無傳三月秋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杜五氏晉地不書伐者秦伯卒杜無傳不書冬

葬秦哀公杜無傳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

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杜巢向成子明謂桐門右師出

杜子明樂祁之子溷也右師樂大心子明族安劉用熙云子明蓋與右師同居

出謂逐之使出而別居也衡案喪服傳自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是故有東宮有西宮

有南宮有北宮謂士子未仕者樂大心仕為右師稱桐門古者使卿居城門之旁即

以其門為稱魯有東門襄仲宋役人稱皇國父為濶門之質皆是也大心稱桐門右

師則其宅在桐門旁子明果與右師同居子明寄寓於右師之宅當自引去安能逐

出之且二子雖同族皆已為卿有廟有寢又有從僕非復士子未仕者之比豈一宅

所能容哉故杜以為右師到子明舍子明逐使出門去然亦未安竊謂此本忿言辭

溢於意出謂杜忿其不逆父喪因右師

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鍾杜

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杜樂氏戴不肯

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杜逐之在明年終鄭駟

左傳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欲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杜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

君子

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

杜益也

棄不責其邪惡也

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

杜詩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

規誨之所執

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杜詩邶風也錄竿旄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

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

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

召伯所茇

杜詩召南也召伯決訟於蔽芾小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草舍也

思其人猶愛其樹況

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杜傳言子然嗣大叔夏

陽虎歸寶玉大弓

杜無益道用而祇為名故歸之

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

得

杜器用者謂物之成器可為人用者也

得用焉曰獲

杜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為田獲俘為戰獲

六月伐

陽關

杜陽關

陽虎使焚萊門

杜邑門

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

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

杜三加兵

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

嘗為隸於施氏矣

杜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國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

魯未

可取也上下猶和眾庶猶睦能事大國

杜大國

而無天菑若之

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

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

焉

杜求自

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

陽虎所欲傾覆也會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

虎將東之陽虎願東

杜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以東為願

乃因諸西鄙盡借邑

人之車鏃其軸麻約而歸之

杜鏃刻也欲絕追者

安衡案爾雅釋詁鏃絕也釋名同絕軸而麻約之騁之

逃

杜蔥靈輜

安正義說文輜輶衣車也前後有蔽賈逵云蔥靈衣車也有蔥有

載蔥靈寢於其中而

必折故杜云欲絕追者蓋虎鏃軸所入較處故邑人不覺耳馬宗璉謂鏃軸末轉轉出較外人豈有不覺者哉

今人猶名二木為靈子其內容人卧故得寢於其中而逃衡案載裝載也謂裝載衣物於蔥靈蔥靈即蔥輿之假借據又作輿說文云楛問子謂縱橫構小木以防出入

者我俗謂之格子是也寢於其中者

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

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秋齊侯伐

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

先登求

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

東郭書讓登

自門出死於雷下

東郭書讓登

衆使後而登者既絕然後相借入城

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

書左彌先下

犂彌從之日子讓而左我讓

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

曩者之難今又難焉

猛笑曰

吾從子如駮之有斬

猛笑曰

如駮之有斬非惠棟云毛詩小戎云游環脅驅傳云游環斬環也沈重曰斬者言無

而相從也何仇難之有阮元云詩小戎釋文說繫傳引並作如駮之有斬王引之

云小戎沈重音義引左傳云如駮之有斬鄭風大叙于田正義引此亦作如駮之有

斬則是孔本原有有字與沈重所引同不當改孔以從陸也衡案小戎釋文游在駮

馬背上王引之依釋名改駮為服游環在駮馬背上不能止其出釋名是也又據毛

詩釋文正義以作有斬為是亦是也但不能定杜沈孔二家之是非蓋未之思耳杜

解斬為服馬直取之臆其謬不待論孔家說文為駮馬當胃皮竊謂當胃皮蓋所以

屬駮牽車也故唯駮馬有之服約首於衡未必有當胃皮也即有之本與駮不相涉

云如駮之有斬義不可通孔說亦非唯毛傳最古解游環為斬環其義蓋傳自孔門

而沈重釋之詳悉明白無復可疑者但駮馬外轡當作內轡蓋轉寫訛耳猛意謂駮

後於服而制於斬不能離服先進已從書亦猶

此故取以為喻耳翻宋經注本作有斬今從之

晉車千乘在中車

今蔡陽有中車

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是中牟在邯鄲左右之證衡案論語佛胎以中牟叛佛胎趙氏之臣是亦中牟在河北之一證晉鄭皆有中牟杜所引乃鄭中牟失之

衛侯將如五氏杜齊侯在五氏卜過之龜焦杜衛至五氏道過中牟畏晉故卜

龜焦兆不成不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杜衛侯

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師又賤杜謂

夷儀也帥安正義劉炫云上伐夷儀乃齊侯親兵所陳東郭書之事非是將帥杜謂東郭書

製齊侯使視之乃知夫子也且書若為帥被晉之破何故君以為功而更為賞也衡案劉說是也但褚師圍云其帥又賤則齊侯遣偏師攻夷儀非親兵也

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杜獲齊車五百乘齊侯致糕媚

杏於衛杜三邑皆齊西界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

之哲憤而衣狸製杜哲白也憤齒上安惠棟云傳遜曰哲白哲憤以巾髮

積秦漢以來始有其制此傳憤字說文引作贖云齒相值也故杜訓從之古省或以憤為贖馬宗璉云詩七月正義引服虔注云狸製狸裘也杜注本此王引之曰鄭石

制字子服制製古字通製乃衣服之通稱狸製為狸裘兩製即為雨衣璉案正義引哀二十七年傳陳成子衣製杖戈云文在袂上製亦裘也反不如杜注製雨衣為善此傳言狸裘因製言狸知之陳成子雨而衣製何亦斷為裘也說苑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紵三百制將以送之仲遠將亦解為裘乎於紵紵又何以說也衡案面白而齒相值說其貌衣狸裘說其服如此而後為善狀其人若為白憤巾髮則唯說其服以狀敵兵則可以狀我兵則失之不審傳蓋本諸韞韋之附注疎矣

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杜貺賜公賞東郭書辭

曰彼賓旅也杜言彼與我若賓主安陸祭云犁彌與東郭書讓登猶不相識

賓旅猶后子目子干為霸矣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

敵無存者以五家免杜給其五家令安正義一人得之則以五家給

得其尸公三禭之杜禭衣也比殯三與之犀軒與直蓋杜犀軒卿車

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杜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安衛案命坐

也哭之親推之三杜齊侯自推喪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杜平前八年再夏公會齊侯于夾谷杜

侵齊之怨

卷之二十三

左傳輯釋

平公至自夾谷註杜無傳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龜陰

田註杜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註其北也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帥師圍郕註杜郕叔孫氏邑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宋樂大

心出奔曹註杜傳在前年春書名罪其稱疾不適晉宋公子地出奔陳註杜貪弄馬以距君命書名罪之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註杜無傳安甫地闕叔孫州仇如齊宋公

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註杜暨與也宋公寵向魋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臣出奔虛請自怨稱弟示首惡也仲佗

石彊皆為國卿不能匡君靜難而為辰所牽帥出奔稱名亦罪之也

傳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註杜夾谷即祝其也實夾谷註安顧

武云夾谷在今萊蕪縣按杜解及史記服虔注皆云在東海祝其縣今淮安府之贛榆遠非也水經注萊蕪縣曰城在萊蕪谷當路阻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舊說曰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北行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則會於此地故得有萊人非召之東萊

千里之地也不可泥祝其名而遠求之海上矣孔丘相註杜相會儀也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

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註杜萊人齊所滅萊夷也齊侯從

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註杜以兵數子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

兵亂之註杜裔遠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

不干盟兵不偏好於神為不祥註杜盟將告神犯安衛案祥與災對善

不若訓吉之允也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

註杜辟去萊兵也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

乘從我者有如此盟註杜如此盟安衛案載書載質諸鬼神之辭明神殛之

加於載書唯先載盟辭故又曰有如此盟以此推之諸言有如此日有如河有如先君者皆指質諸其神之辭益明孔丘使茲無還揖

對註杜無還魯大夫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註杜須

歸汶陽田乃當共齊命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絮故略不書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

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註杜故舊事既成矣註杜會事成而又享之

而

而

而

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杜犧象酒器犧尊象

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杜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

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

如其已也乃不果享杜詐故以禮距之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杜陽虎九年以此奔齊安正義歸田之經在趙鞅圍衛之後與傳文倒者

趙鞅圍衛報夷儀也杜前年齊為衛伐晉夷儀故伐衛以為報

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燔杜午於寒

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

寒氏之役杜與午鬪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

亦以徒七十人且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杜至其門下步行

待如立木不動以示整安衡案且本或作且下文云日中不啓門作且是也且門焉先提其

如立木示無懼也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

何杜後衛侯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

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杜言必見殺不

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杜詩鄭風初叔孫成子欲立

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杜藐叔孫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

射之不能殺杜公南叔孫家安衡案如杜注之成子嗣子之名也然公南射

奔與死反云武叔既定既定云者其初立猶未定也公南蓋公若之黨故舉公若為

誤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郕宰武叔既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

若弗能其圍人曰杜武叔之吾以劔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劔也

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杜偽為固陋不

鋒未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註杜見劍向己逆呵之縛諸殺吳王亦用劍刺之遂殺公

若侯犯以邠叛註杜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武叔懿子圍邠弗克註安衡案圍人賤矣而能殺公而反不能懼叔孫為武叔懿子圍邠弗克註安若侯犯為馬正掌邠兵馬

克叔孫謂邠工師駟赤註杜工師掌工曰邠非唯叔孫氏之憂社

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註杜水

而無事必不可矣註杜無所服事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

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邠人為之宣言於邠中註杜詐為齊曰侯

犯將以邠易于齊齊人將遷邠民註杜謂易其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註杜

民則齊志也故言齊人言侯犯恐不能長有邠將與邠於齊而取憤於齊地齊人恐邠民終貳於魯將遷其民於內地而實邠以他邑之民此勢或所有故言此以懼之

杜混易遷衆兇懼註杜不欲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註杜

為一非也衆兇懼註杜不欲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註杜

杜混易遷衆兇懼註杜不欲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註杜

始不與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邠也而得紓焉何必此註杜

言以邠民易取齊人與邠無異勝於守邠為叛人所殺安衡案易上文以邠易于齊之易謂易地故下文言

曰又將得齊地不知入地相將得人必得地既得人不當言又得地上文齊人欲

以此偏魯必倍與子地註杜言非徒得民安衡案此謂邠邠本魯地據以

地必將倍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

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邠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

矣邠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註杜偽為侯犯

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註杜許之駟赤先如宿註杜宿

平無鹽縣侯犯殿每出一門邠人閉之註杜閉其及郭門止之曰子

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註杜誅責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

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註杜物識也赤還侯犯謂駟赤曰子止而

註杜救侯犯也侯犯謂駟赤曰子止而

註杜救侯犯也侯犯謂駟赤曰子止而

註杜救侯犯也侯犯謂駟赤曰子止而

註杜救侯犯也侯犯謂駟赤曰子止而

註杜救侯犯也侯犯謂駟赤曰子止而

註杜救侯犯也侯犯謂駟赤曰子止而

與之數

杜數甲以相付

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郕

杜註

致其名簿也為下武叔如齊傳

宋公子地嬖遽富獵

杜地宋景公弟辰之兄也

十一分其室以

其五與之

杜與富獵也

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

杜向魋註司馬

桓魋也

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

杜與魋也

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

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

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

杜禮辟君也

不過出竟君必止子

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

杜註

廷欺也

安釋文廷求往反又古況反

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

彊出奔陳

杜謝致郕也經書辰奔在聘後者

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郕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

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

杜以致郕叔孫註德叔孫

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

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

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

杜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經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

以叛

杜蕭宋邑稱弟註例在前年

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杜入蕭從叛人叛可知

故不書叛

冬及鄭平

杜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

叔還如鄭泣盟

杜還叔詣曾孫

安釋文

還音旋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

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杜惡宋公寵不義以致國患

冬及鄭平始

叛晉也

杜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

經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杜無傳四年盟臯鼫

夏葬薛襄公

杜無傳叔孫

州仇帥師墮郕

杜墮毀也患其險固故毀壞其城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杜彊孟季

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雩杜無傳冬十月癸

亥公會齊侯盟于黃杜無傳十有二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杜

無公至自黃杜無傳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杜無傳國內而

若列國興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杜郊曹還滑羅殿杜羅衛大夫未

出不退於列杜未出曹竟羅不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

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杜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安衛案輕侮小敵敗

將墮三都杜三都費郕成也彊盛將於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將墮費

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杜不狃費宰也輒不公與三子

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杜至臺

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杜二子魯大夫仲費人北國人追之

敗諸姑蔑二子奔齊杜二子不狃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

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杜成在魯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

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杜佯不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

克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杜二君將使師伐晉夏烝蛇

淵圍杜無傳大蒐于比蒲杜蒐非時衛公孟彊帥師伐曹杜

無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杜書叛惡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

朝歌以叛杜吉射士晉趙鞅歸于晉杜韓魏請而復之故曰歸安衛

韓魏請而復之故從國逆之例書曰歸若以韓魏之強猶列國從諸侯納之例書

曰歸是韓魏未分晉而仲尼進之為諸侯惡在其誅亂臣賊子哉杜此注害義最甚

不可不辨國逆曰歸之說薛弒其君比杜無傳稱君

詳見於隱四年成十八年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鄭氏

杜垂葭改名鄭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鄭亭

安正義釋例曰經書所改之名則傳以實明之衛案經從時史之舊文所書必是舊名至丘明作傳時其名或改丘明恐後世不知其地所在故舉所改名以釋之於義宜然杜後曉釋例之非故此亦以垂葭為舊名以鄭氏為所改之名是也而孔固執釋例以駁劉規噫亦甚矣鄭本或作耶非

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杜意茲齊大夫 使師伐晉

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杜意茲齊大夫 使師伐晉

傳必數日而後及絳杜傳告 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

我既濟水矣安齊召南云自絳至河內不必三月邴意茲不過言絳都整頓車馬必淹滯多時而後得出三月言其久也衛案出河謂濟河而南齊侯時次于垂葭故言出河 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

齊侯欲與衛侯乘杜共載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

曰晉師至矣安衛案齊侯欲與衛侯乘而難言之故與之宴而陰駕乘廣載甲以備急卒乘之使人許告曰晉師至矣遂欺衛侯與之借乘也

或告無晉師者亦為齊侯所欺為實驕晉師也齊侯詐謀以成同車之志又上文斂諸大夫之軒皆同兒戲故傳並書以明其不能為耳詳味欲與衛侯乘及使告二句傳意自明杜云傳言齊侯輕是以齊侯為實驕晉師蓋讀使為疎史齊侯曰反也然則所謂使者果誰之使也義不可通要之杜亦為齊侯所欺耳

齊侯曰

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杜以己車攝 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

曰無晉師乃止杜傳言齊侯輕所以不能成功 晉趙鞅謂邴鄆午曰歸我衛貢

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杜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邴鄆今欲從晉陽晉陽趙鞅邑

是以為邴鄆杜言衛以五百家在邴鄆 而實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

如侵齊而謀之杜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從則衛與邴鄆好不絕 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

杜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 安陸案云乃如之者與上十年使如之義同蓋實侵齊而歸衛

者衛時屬齊待齊人來伐將為恐衛貢應之狀而歸之于晉陽此時猶未歸

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杜趙鞅不察其謀謂午不用命故囚之 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

實不可杜涉實午家臣不肯 乃使告邴鄆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

二三子唯所欲立杜午趙鞅同族別封邴鄆故 遂殺午趙稷涉實以邴

鄆叛杜穆趙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

荀寅范吉射之姻也杜穆趙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

作亂杜穆趙董安于聞之杜安于趙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

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

死杜穆趙請以我說趙孟不可杜晉國若討可殺秋七月范氏

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安衡案晉人圍之而不

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杜臯夷范氏梁嬰父嬖

於知文子杜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杜簡子

謀杜文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

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

在河杜為盟書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

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

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杜高彊齊子尾之子昭唯

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杜三家知

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

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

氏為請杜經所以書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杜錄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杜欲令公退見史鱈而告

之杜史鱈史史鱈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

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

若之何史鱈曰無害子臣可以免杜言能執富而能臣必免於

難上下同之

杜言尊卑皆然

戍也驕其亡乎

杜戍文子之子

安惠棟云世本註曰衛獻公

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為公叔氏鄭康成曰朱春秋作戍阮元云凡人名多用戍字唯此用戍守字

富而不驕者鮮吾唯

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

杜與禍難

及文子卒衛

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

杜靈公夫人

南子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

杜為明年戍來奔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杜陽趙釁孫書名註者親富不親仁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祥歸夏衛

北宮結來奔

杜於越國也使註罪人詐吳亂陳

故從未陳之例書敗也構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杜於越國也使註罪人詐吳亂陳

同而字異故杜存疑云有醉李城耳

吳子光卒

杜未同盟而註赴以名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

公至自會

杜無註傳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杜洮曹地

天王使

石尚來歸賑

杜無傳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賑祭社之肉盛註以賑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

安衛家說文註賑作振鄭

注周禮地官掌蠶引作蠶蓋神之則謂之振據其器則謂之蠶其作賑者乃俗字也閔本監本賑器之賑作蠶

衛世子蒯聩出奔宋

衛公孟彊出奔鄭

杜彊書名與蒯聩黨罪之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杜無傳註稱宋

公之弟例在十年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杜無傳會公于比蒲來註而不用朝禮故曰會

城莒父

及霄

杜無傳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註城二邑也此年無冬史闕文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杜史終

魚之言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

氏趙氏必得晉國蓋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

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

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

杜告使討安于

趙孟患之

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

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註杜知伯荀躒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

廟註杜趙氏廟頓子祥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註杜報五年越

子勾踐禦之陳于樵李註杜勾踐越王允常子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

再禽焉不動註杜使敢死之士往輒為吳所禽欲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

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

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註杜姑浮越大夫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履

人立於庭註杜夫差闔廬嗣子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

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註杜後三年哀元年晉人圍朝歌公

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註杜脾上梁間即牽謀救范中行氏也註杜齊

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

于洮范氏故也註杜謀救范氏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註杜南子宋女也

會于洮註杜通于南子在宋呼之太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註杜蒯聵衛靈公太子孟

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豕註杜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豕喻

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註杜速太子家臣少君見我我顧乃殺

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

色啼而走註杜見太子色變知其欲殺已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

二傳詳釋

卷之二十三

廿七

安衛案艾如少艾之艾美好也豕牡豕也善淫史記始皇本紀

夫為寄豎注云夫淫他室若寄豎之豬也故以喻宋朝耳

善淫史記始皇本紀

善淫史記始皇本紀

善淫史記始皇本紀

善淫史記始皇本紀

善淫史記始皇本紀

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
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
不許將戕於余註杜戕殘殺也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
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註杜使義可信不必信言冬十二月

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註杜二子黨范氏者終安

又敗鄭師及范氏註安

之師于百泉註杜鄭助范氏故并敗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饑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註杜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註杜

鄭罕達帥師伐宋註杜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註杜不果救邾子來奔喪註杜無傳諸侯奔喪非禮秋七月

壬申妣氏卒註杜定公夫人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註杜無傳九月滕子來

會葬註杜無傳諸侯會葬非禮也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

克葬辛巳葬定妣註杜辛巳十月二日有日無月冬城漆註杜邾無其邑

安正義莊二十八註杜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註杜邾子益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

仰公受玉卑其容俯註杜玉朝者之費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

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

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註杜不洽法度心

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註杜嘉事朝禮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

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註杜為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吳之入楚也註杜

在四年

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

杜倂取也

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

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杜傳言小不事太所以亡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以微知著知之難者子貢言語之士今言而中仲尼懼其易言故抑之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杜罕達子薨之子老丘

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

齊侯衛侯次于濊挈謀救宋也秋七月壬申妣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杜赴同祔姑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

不成喪也

杜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

葬定妣不稱小君

告也

杜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故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

冬城漆書不時

